

現代化？ 還是社會主義發展？

張蒼

現代化基本上是帝國主義的概念。

西方的資產階級社會科學在討論到落後國家的發展問題時，總愛用現代化這個概念。它們認為任何一個社會，無論怎樣落後，只要通過現代化的過程，便可以達到富裕的境界，便可以擺脫與落後形影不離的貧窮、愚昧和野蠻。

然而，現代化所要化作的現代是什麼呢？現代化是怎樣化的呢？

對於西方資產階級社會科學來說，這不構成任何問題。因為在它們的概念裡已包含一個基本的假設，就是只有西方的先進資本主義社會才堪稱現代化的社會，現代化所要化作的當然是這樣的社會。而既然西方先進資本主義社會有一個發展的歷史過程，毫無疑問，現代化所依循的途徑也自然是重複它們的歷史過程，所需的時間可以縮減，但方向和主要的步驟卻不能改變。不過，由於二十世紀以來，許多落後的國家先先後後地發展了許多年，結果也仍然是落後，有些甚且比以前更不堪，而像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諸內陸國，重複西方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所走過的道路，竟帶來了人民死亡、民族頻臨覆滅的噩夢。面對這樣的歷史證明，西方資產階級社會科學家內稍肯作反省的部份，今天已不敢毫無保留地說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是今天落後國家所應追隨的典範。可是，關於現代化所要化的現代，仍然不變地是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現代，不是其他，也不容其他。

在西方資產階級社會科學的立場來說，這是合理的，因為它們存在的物質條件是先進資本主義，所反映的也自然是這個條件，至於這個假設是否合乎科學，則是另一個問題。實在地說，假若我們接受唯物主義的觀點，社會科學難免是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有屬於某種社會制度（或生產形態），有屬於某個階級，雖然不能像四人幫一類教條主義者將任何社會現象，意識形態的任何單個部分，都無限上綱地稱為帶有階級的烙印，反映階級鬥爭；然而，只要有階級（存在於客觀領域裡，不獨反映在主觀領域內），意識形態便有階級和社會制度的局限，表象或可有共通之外，但其「完全」（於整個生產形

態內）的意義，絕不相同。因此，我們要清楚地說明是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也要清楚地說明是西方資產階級社會科學的現代化概念，因為它所反映的是進入了帝國主義階級的先進資本主義社會，也服從於這個社會制度的既有利益。它便是帝國主義的概念。

現代化這個概念能否轉變為別個階級，別個社會制度的概念呢？答案是否定。理由是若現代化的目標是非資本主義社會，即是社會主義社會，為的是非資產階級的利益，即是無產階級及半無產階級的利益。它所化作的現代便不可能是今天現有的先進資本主義社會，也不是現有的「社會主義」社會，而是當今世界上還未出現的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美國西歐不能成為典型，蘇聯也不是，日本更加不是。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是兩個相互排斥的社會制度，現代化這個概念也與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的概念相對立。

現代化是對落後的國家而言，假若它們作一定方向的努力，或有可能達到西方先進資本主義社會的某些制度的特色。但歷史明白地作証，它們不可能變成現代，變成和先進資本主義社會一樣。因為資本主義是一個二元性的世界體系，落後的和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在制度上是有機地結合起來的，缺一整個體系便崩潰。假若落後國家不甘心永遠做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從屬，和被犧牲的現象，便不可能再取法於後者，也不能繼續追求現代化。而是要通過革命的理論和革命的實踐的相互轉化，找出自己獨立發展的道路，這便是社會主義的發展，不是現代化。

社會主義發展的一個最基本的前提是不能將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二者是並生並存，不可割離的）現成地移植過來。資本主義特定的生產關係下的生產方式，對走社會主義發展的國家來說，可以有學習和參攷的價值，其中的某些科技也可轉借。可是，科技本身可以是中性的，為什麼要發展和發展了這某些科技，和為怎樣的生產方式服務，絕不是中性的，而是牽涉到社會裡一定的生產關係，牽涉到社會制度的問題，當科技應用到生產過程中，具體化的某些機械組合，這些科技便不是中性，而是結合到

一定的生產關係去。這是一個把生產過程和社會制度看成為一個整體和完全的體系的想法，不是把生產過程和社會制度的各個組成部份任意割裂的唯心主義觀點。

由此，社會主義的發展，雖說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對今天的落後國家來說，應該是建立資本主義發展的反面經驗的基礎上，但發展的內容絕不能是抄襲和移植資本主義，無論是全面地或局部地，而是要在新的基礎（社會化的生產資料所有制）上，重新組織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出來的先進生產力，和其他的制度經驗。這正如資本主義社會從封建主義裡成長出來的歷史經驗一樣。

怎樣重新組織，這是一個具體的問題，也只有從具體實踐的正反經驗總結才能決定。

然而，從理論上看，無論怎樣重新組織資本主義裡有用的因素，現代化與社會主義發展這兩個概念是對立的，也是完全相互排斥的。

中國所行的是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稱之為社會主義發展或社會主義建設便可，為什麼要稱作現代化呢？這不是單純的概念混淆的問題，而是通過概念我們可以看到政策上的偏向，看到發展的方向性的嚴重問題。

華國鋒在中共十一大的報告裡提的警告、是社會主義的現代化，抑或是資本主義或修正主義的現代化，對所用概念及其附有的政策意義仍不甚了解，但也洞察到一個實質的問題，發展的方向性問題。十一大之後，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現代化變成了不可置疑的偉大目標，現代化的政策在落後變成了一成不變（不是批、改、用）的照搬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方式以至生產關係的一些部份，例如極具階級性的經營管理方法。這可能是官僚主義的問題，然而，我們禁不住要問這是否政策的問題，禁不住要問：中國要走的是資產階級的現代化本身，抑或是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是錯用了概念，抑或是概念恰當地表達了政策的實質意義
〔但望五月中共的高層會議會有所更張。〕

五月十七日于海外